



# 苦瓜日月

□杜渡



苦瓜是生活里的一道硬菜。居家过日子，厨房里不能没有它，饭桌上不能没有它，生活里、生命里也不能少了它。苦瓜很丑，丑得掉渣丑得掩心。它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它的真相：癞葡萄。不是那酸酸甜甜的葡萄，却和葡萄一样特挂在藤蔓上，可惜却与癞、粗糙、丑陋等词语拥抱着一起，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光滑的。

天可怜见。上天有好生之德。有人又给它馈赠了一个地域性的名字，锦荔枝。锦绣的锦，一种带有色泽、丝绸般的成分，这是在安慰它的容貌？抚慰那颗漂洋过海受伤的心？明朝那只返航的游船里，一个与郑和同行的、叫费信的人在《星槎胜览》中记录：“苏门答刺国一等瓜，皮若荔枝，未剖时甚臭如烂蒜，剖开如囊，味如酥，香甜可口。”

后来它拥有了第二名字，苦瓜，很土也很朴素的名字。苦是它的滋味，是它在世上行走的名号。世间诸味以苦味最不过喜。苦瓜也曾做自我救赎过。即使人们把“苦味之冠”戴在头上，可是它也在暗中，在苦尽甘来的路的尽头表白过。苦瓜也有不苦之道。表皮的鳞片越大越饱满，则瓜肉越嫩越厚，苦感稍小。苦瓜果实中含有苦瓜甙，就是瓢与肉之间的那道白膜，去掉则苦味大减。苦瓜曾从美食角度叙述，将它切成片、用盐腌制，挤掉被盐逼出的苦汁水；或用盐水焯一下，那种难以咽的苦味也就消失了。

“吃苦若吃补。”这一点睛的、神来的民谚，一下子把苦瓜人世间的所不幸翻了过来。

苦瓜的知音之一，叫石涛，也是个和尚，后人又叫他苦瓜和

瓜，吊诡的是，再也没有听谁喊过一声苦。

跟石涛无关，也许又有关。咱家日常的餐桌上，总要端上来一碟苦瓜果肴，或凉拌、炒、蒸煮、焯水等等。童年的时光，陡然间沿着根碧绿的瓜藤一下子鲜活过来，浓浓的苦味漫溢过来。回忆塞满我的大脑。

读明《群芳谱》，写宋仁宗时期大臣陈尧佐的老母亲奉旨入宫，太后赐以时鲜水果“锦荔枝”。陈母竟然没有食那鲜艳的甜，而是连皮食之，惹来后宫主子奴才们的讥笑。读到此处，我不明就里，只觉得有泪珠涌出。

皱纹满脸、饱经风霜的母亲，不正是岁月瓜蔓上那根癞葡萄？小时候我也怕吃苦瓜，不只是苦瓜的苦，还有生活的涩。过去粮食常年短缺，菜也是上顿接下顿不够吃，母亲就在边角地上种了几棵苦瓜，枝繁叶茂，结

果也很多。

有人说，“一簞饮，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其乐”的颜回，像一根苦瓜，“曳尾于涂中”的庄子也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陶渊明也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范仲淹也是，还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苏轼……

各种各样的苦瓜，各种各样的苦。

诗人余光中对苦瓜有高见。他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过一枚用白玉雕琢的苦瓜，完美、圆润、饱满；印象里苦瓜只有绿色的或成熟后黄色的，哪里有白玉苦瓜？中年之后再读他的诗歌《白玉苦瓜》，才顿悟，那一根钟爱祖国母亲的苦瓜，就是他内心魂牵梦绕的故乡模样。

最了解苦瓜的，莫过于清代叫屈大均的人，他把苦瓜视为君子菜，“杂他物煮之，他物弗苦，自苦不以苦人，有君子之德焉；……其性属火，以寒为体，以热为用，其皮其籽皆益人，又有君子之功。”苦瓜是君子。观世间，苦瓜在，君子也仍在乎？

半生已过，恍惚间我以为为苦瓜又走回来，回到苦瓜的苦，比如可以清热、明目、养血、滋肝，可以美容、减肥……古人从苦瓜身上，爱到灵魂深处；今人从灵魂里，似乎又折回苦瓜肉身，有一些人从高科技、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的高楼上下下来，开始重返菜蔬；是囿于现实奔波里的迷途知返，还是贴近大地的返璞归真？



# 拾秋

□徐晟

前几天朋友说去“拾秋”，归来后朋友圈里晒收获——一袋子油亮油亮的板栗，总有上十斤。朋友说去山里捡的，语气中透着喜悦。

看着朋友晒出的“战果”，不禁想起乡下拾秋的往事……

秋收季节，庄稼人再怎么仔细，地里也会落下些稻谷、黄豆、花生、红薯、棉桃什么的。汗珠子掉在地里摔成八瓣，庄稼人最懂得“粒粒皆辛苦”的含义。硬劳力忙收割，老人、小孩儿也不闲着，拾稻子、拾黄豆、掏花生、掏红薯、捡棉桃，忙个不停。

家乡农作物以水稻为主，那时靠人工收割，割稻谷要持续一个月，拾秋数拾稻子时间最长，也最辛苦。

我们没有挖到的地方，我们就用锄头挖几下。偶尔发现一棵被扯断的花生莢，一锄下去，蹦出一窝花生，给人不小惊喜！

掏红薯与掏花生不一样，花生是用钉耙挖的，遗落的花生埋在地下；红薯是用犁翻的，遗落的红薯夹在土块中，掏红薯要敲碎土块来找。

落下的红薯个都不大。偶尔掏到一个大的，那简直像掏到金子一样高兴！

掏花生、掏红薯时，我们的肚子总不空着，除了生吃，有时一群伙伴在野地里生一堆火，烧花生、烤红薯吃。

捡一堆枯草点燃，明火熄灭，扔几把花生到火烬里。几个小伙伴趴在火烬周围，每人拿根细棍，瞅准哪枚花生熟了，赶紧扒拉出来，你一粒我一粒分吃。一堆花生吃完，嘴上脸上沾满炭灰，一个个成了“大花猫”。

烤红薯时间长一点儿。先在地里刨一个土坑，将捡来的干草枯枝塞进去点燃。热浪滚滚，土坑四壁在柴火的烘烤下通红滚烫。把红薯扔进去，一脚踩塌土坑，四周用土封紧。约摸半个小时，红薯的香气游丝般飘出来，我们纷纷聚拢。扒开土灰，揭开红薯皮，熟透了的红薯瓤黄澄澄地诱惑着。一口咬下去，烫得不能合嘴，泪花都烫出来了，脸上还挂着笑。那蜜糖一样的香甜，从嘴里渗到五脏六腑！

捡棉花的时候已经到了深秋，地里没什么农活，大人们也加入了拾秋的队伍。那些看不上眼的小棉桃，摘回家晒晒，拔出的棉絮虽然质量次一点，但做棉衣裤时总能贴补一下。

如今物质条件好了，没有人专门去拾那些遗落的庄稼了。朋友所谓的“拾秋”，其实是去放松心情，享受一下投身大自然的乐趣罢了。



# 灵魂课

□秋子红

为在校园，他像他的姓氏一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耿直和一丝不苟。老耿常年穿件袖口缀着线絮、搓洗得泛白的中山装，据说老耿乡下的妻子，是个“药罐子”。

那天毕业课，总结了我们的三年来的学习和生活，更重要的是老耿当着全班人的面算账——

老耿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七七八八算下来，班费还剩十九块八毛六。该咋办？其实老耿早想好了，我们十八人，每人得到一本一块钱的笔记本。剩下一块八毛六，该咋办？

老耿就是这时从牛皮纸信封里，倒出来一枚枚硬币，郑重其事说：“就让它永远留在我们校园吧。”说罢，转身出了教室……

老耿站在讲台上，嘴角抽搐了几下，说：“同学们，我们毕业课到此结束，记住老师的话：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不属于自己的，一分一厘不能要！”说罢，老耿红着眼出了教室，瘦削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我们记忆的深处……

忽然想起老耿，是因为我一位叫张华的初中同学。他现在已经是市里的副市长了。去年，我们市里发生一起腐败“窝案”，市里大大小小十几名官员被“双规”了。而张华清清白白，至今依然做着他的副市长。

天下乌鸦一般黑，哪有什么白鸟？

许多人不信。我也不信。

那晚，坐在临街的茶楼上，面对我疑惑的目光，张华淡淡一笑，说：“还记得耿老师吗？”

“当然记得，还有那堂毕业课。”

“不，不是毕业课，是灵魂课。”

说罢，张华望着窗外，默默出神。

窗外，夜晚的城市灯火辉煌，霓虹灯闪烁，一派繁华，也一片喧嚣……

的清香气息。风，轻柔得不像是风，可是，即使这样轻柔的小南风，足以吹动老耿手里的硬币，使它们脱离预期的轨迹，无法落在我们教室房顶瓦楞上，那些矮矮的瓦松丛中。要知道，它们可不是沉甸甸的金子银子，它们只是一枚枚面值五分、二分、一分的钢镚儿。

于是，我们看见，硬币从房顶滚动着，又明晃晃落了下来。老耿的倔脾气来了，匍下身子，一枚一枚捡起，再“嗨——”地一声，向上一扬手；再落下，再扬手。直到最后，硬币全部落在我们教室房顶，老耿像个凯旋的将军，涨红着脸走进了教室……

这是我们青杨镇初三班的毕业课。

老耿是我们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老耿从初一就教我们，起初我们叫他“耿老师”，叫着叫着，就成了“老耿”。因为

绝对像一场执拗、顽强的战争——

老耿站在教室门前，“嗨——”地喊一声，右手一扬，一枚枚硬币倾斜着飞向了天空。

五月的阳光，照耀得校园一片鲜亮。整个青杨镇上，飘着麦子将熟时那种很好闻

之为“左公柳”。从此，东湖的柳树和柳树的西凤酒、灵巧无比的姑娘手一起被作为叫响西府大地的“凤翔三绝”，流传于世。

来到碧波荡漾、荷花吐艳的东湖岸边，那古老的柳树分外引人注目。从远处眺望，株株翠柳形态各异。有的像婆婆的老人，有的像秀发披肩的少女，有的则像如脱兔的孩童。一株有一株的风姿，一株有一株的韵味。那新吐的嫩芽，刚冒尖的柳叶，调皮而又贪婪地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或者也有的正沉醉于眼前的美景中吧，否则又怎么会毫不忌惮于那穿梭而过的人群静静地将枝丫伸向湖面？

漫长的湖堤，被绿色的浓荫围绕，使人有一种如临仙境之感。东湖岸边共有柳树22株。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高16米，胸围三人合抱有余，树冠冠盖面积290平方米，树龄至今已120年。东湖岸边阴翳蔽日，阳光透过柳条在水面上留下了斑驳点点，随着水波荡漾，一闪一闪地就像是无数小星星在水里眨着眼睛向来自远方的客人们问好。每每看到这些，游人大多会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将这动人的瞬间定格为永远的留恋。

很难想象，当年左公途经这里，看到湖边稍显突兀的景象之后会是怎样一副遗憾的神态。他或许不会想到他们栽下的柳树竟会有如今这般茂盛，不仅装点打扮了整个东湖，而且也给所有来此游玩的人们的心里留下难以忘却的回忆。他或许只是想为这清澈的湖水找一个伴儿，又或许是为了给这里的民众留下一片绿荫。可是偏偏这“无心插柳”之举，竟创造了这么一片浓郁，以至于之后的一百多年间被后人赋予了更多的含义。

每一次走进东湖，我都要在粗壮的树干下面驻足，抬头，凝望。我知道，它散发出的神韵只有当你静静地凝神静气感受时，才能获知一二。

无想山无想寺，“无想”二字极具禅意，激起了我的兴趣。兰花草户外群组织第一次活动就是到邻市溧水无想山，尽管天气预报说当天有雨，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拉上刚进群的一位好友随众出游了。天公作美，整个行程阳光明媚，没下一滴雨。

无想山，位于溧水城南七公里的洪蓝镇东，是溧水第一胜景，南京市第五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山名由来与南唐韩熙载有关。官场上不得志的进士韩熙载来到此山，发现这里清雅幽深，山水交融，林木葱郁，鸟语花香，便置地筑台，隐居读书，借用佛家的无我思想，给山改名“无想山”，古寺也易名“无想寺”。他还写下了一首《溧水无相寺赠僧》的五言律诗：“无相景幽远，山屏四面开。凭师领鹤去，待我挂冠来。药为依时采，松宜绕舍栽。林泉自多兴，不是效刘雷。”

无想寺是杜牧《江南春》中写到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寺。南朝皇帝由于提倡佛教而大造寺庙，一时间寺院林立，遍布都城（今南京）周边。韩熙载死后不久，南唐小朝廷也灭亡了。无想寺后来也与“太平天国”一同毁于清朝太平天国的战火。

有趣的是无想山有两个无想寺。山脚下有一座大雄宝

殿，是新无想寺，门额高悬“无想禅寺”四个鎏金大字，门边有两幅红底金字的对联，内联为：“万法本空有，世事终无想。”外联写：“无想才知无想乐，禅思方悟禅思苦。”万法皆空，无想才是最高境界。内外对联人对“无想”二字若有所思。“无想”当指无念，没有杂念。无想者，不想不该想的事，并非一无所想。若一无所念一无所想，则此心置于何处？心专一则杂念自无，而人修炼到心无杂念的境界实在是难。

踏上一段长长的“竹海步道”，步道两侧纤竹万竿，地上是去年枯黄的落叶，把青青的竹竿竹叶衬得更加葱郁。鸟鸣啾啾，春风和煦，清新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行走其间，似在“绿肺”里徜徉，心情陡然舒畅起来，所有烦恼和不快顿时化为乌有，与好友说说笑笑，尽情享受“无想”的轻松与愉快。洞壁琴音、天池、韩熙载读书台、王从善摩崖石刻、杜伏威剑劈石、百步天梯等众多名胜古迹散布其间。

“竹海步道”两侧有一盏盏路灯，方便游客夜游寻古探

幽。沿途有一条岔路，通向山顶，名为“寻音步道”，两侧山体嶙峋，古木茂盛。这“音”就是无想山中的著名景点“洞壁琴音”。此景点曾是明代采石场遗址，山中清泉从石缝隙中流出，滴入采石场遗留下的水潭，如琴瑟之声，令人尘俗皆忘。因此，清代文人将此景命名为“洞壁琴音”，并列入“中山八景”之一。据说如果是雨天，山顶“琴音”更是不觉于耳，颇有绕梁三日之感。

无想山最高峰不过201米，对于我们老户外来说是低强度的休闲游，但因当天气温陡增，登上山顶，个个一身汗。山顶有一座新建不久的观景平台，上有供人休憩的凉亭。在凉亭凭栏远眺，山风徐来，舒爽至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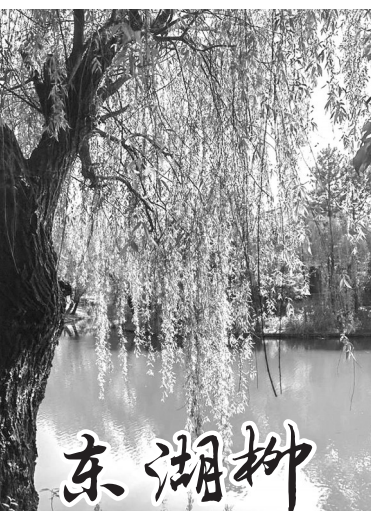
山顶有一火山形成的天池，四周松竹交杂，一泓清水，波光流动，晶莹碧绿，常年不涸，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其间，被誉为“江南第一天池”。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做溧水县令时，游无想山到此处写下《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一词，留下“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

树清圆”的千古名句。时光倏忽千年，如今站在这里遥想当年情景，历历在目。

沿着环绕天池的松针步道漫步，可以找到无想山上的“试剑石”。相传，唐代杜伏威将军当年用天池的池水砺剑后试剑，在无想山留下了这块“试剑石”。

从天池到山南面的老无想寺，松林郁郁葱葱，林间步道蜿蜒起伏，百转千回。步道有的是风化石铺设，有的用岩石拼接，自然风貌十足，走在上面，真想雀跃放歌。掩藏在林间的塔形建筑就是所说的老无想寺，其实也是后来所建，里面还没装修。黄色墙体，金色屋顶，在绿树青山间显得格外耀眼。独宇一座，没有喧嚣，无怨无悔。登塔听风赏景，无念无想，十分惬意。

无想山，群山环绕，茂林修篁，寺落山怀，钟声悠悠，香火些许，是一个让人心无杂念的世外桃源，也是一个适于静心修性的佛门净地。无想山之行，一次幽然之游，心灵之约。无想与有想，不舍与放下，每个人自会在此处找到自己的答案。



# 东湖柳

□王小勃

东湖之于凤翔就好比西湖之于杭州，虽说二者在知名度上差距不小，但是前者也是一处凝聚了无数情思和怅惘之处，尤其是其中的东湖柳。

东湖，位于关中西府大地上的古雍州——凤翔。她像一位婀娜的淑女一样给这座历经千年沧桑变化的古城带来了些许娇柔，也给这座古朴有些单调的县城几乎在一瞬间融进了风姿绰约的真性情。

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在凤翔有过一段仕途经历。在此期间，他大施抱负，为古城民众办了不少好事，颇受好评。其间，他参与修建的东湖作为遗迹保留至今，当然也包括他挥笔铸就的名篇《喜雨亭记》。

清道光22年（公元1842年），民族英雄林则徐因为禁烟被道光皇帝流放伊犁，路经这里栽下了数棵柳树。几十年后，另一位著名将领左宗棠率军西进途中来此拜谒。他深深感念于古人的贡献和肩负的民族重担，遂在湖边亲手栽下柳树若干，后人为了缅怀左宗棠抵御外辱的历史功绩遂将这些柳树称

